

新譯・世界文學名著

基督山伯爵<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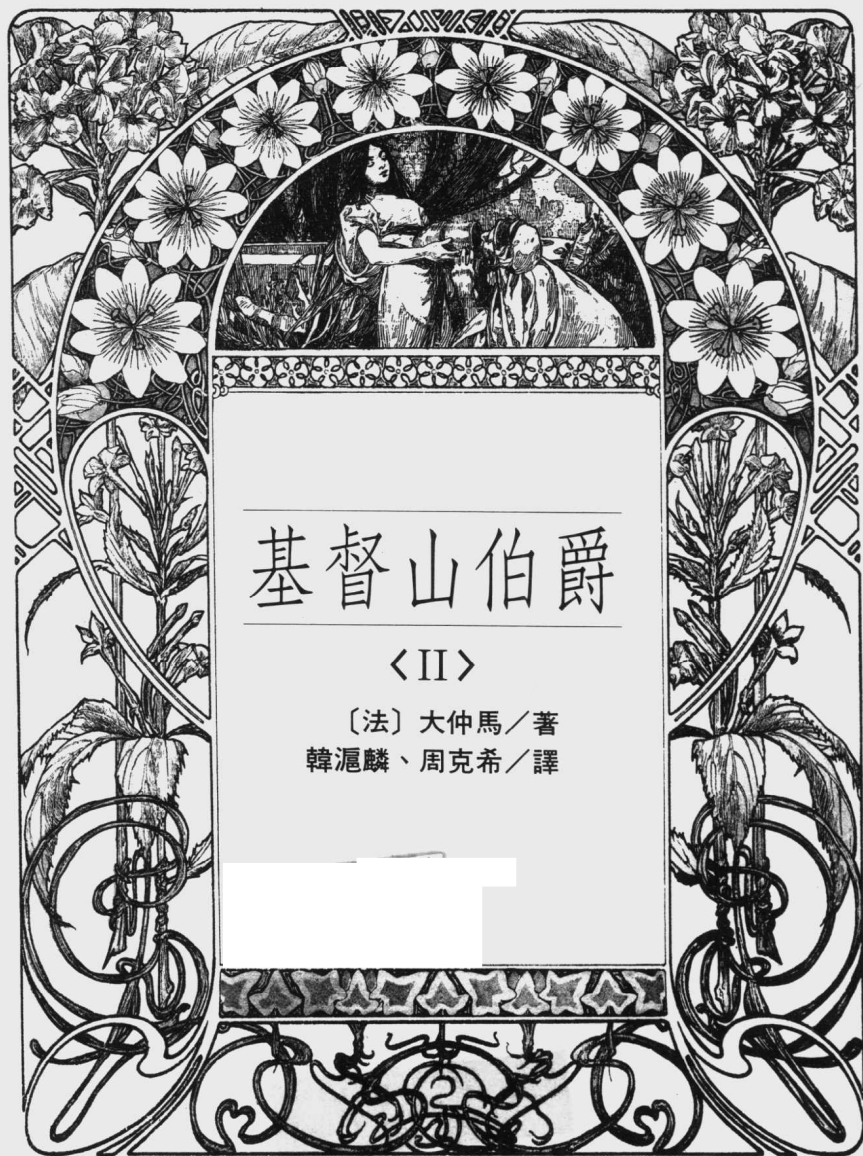
LE COMTE DE MONTE-CRISTO

〔法〕大仲馬／著 韓滬麟、周克希／譯



林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Lin Yu Cultural Enterprise Co., Ltd.



基督山伯爵

〈II〉

〔法〕大仲馬／著
韓滬麟、周克希／譯

林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基督山伯爵／大仲馬著；韓滙麟譯。--初版。

--臺北市：林鬱文化，1993 [民 82]

冊；公分。--(新譯·世界文學名著；

25)

譯自：LE COMTE DE MONTE-CRISTO

ISBN 957-9093-52-0(一套：平裝)

876.57

82007596

新譯·世界文學名著 [25]

[法] 大仲馬／著

基督山伯爵 <II>

韓滙麟、周克希／譯

一套NT. 1000

1993年11月／初版

本書分四冊·不分售

1999年2月／二刷

<代理商>

錦德圖書事業有限公司

板橋市中山路二段291-10號7F之3

電話·02-2956-6521·傳真·02-2956-6503

<出版者>

林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4881號

[編輯部] 台北市〈文山區〉萬安街21巷11號3F

電話·02-2230-0545 * 郵撥·16704886



[管理處] 台北縣深坑鄉萬順寮106號4F

電話(02)2664-2511 * 傳真(02)2662-4655

[網址] <http://www.linyu.com.tw>

[E-mail] linyu@linyu.com.tw

法律顧問·蕭雄淋律師

■裝訂錯誤請寄各代理商退換，謝謝！■

ISBN 957-9093-52-0 <套>

Printed in TAIWAN

ISBN 957-9093-54-7 <第二冊>

第三十二章 蘇 醒

當弗朗茲醒來時，外界的事物彷彿是他夢幻的延續；他好像置身於墳墓之中，日光如同一道憐憫的目光似的，幽幽地鑽了進來；他伸出手去，感覺到岩石的存在；他支起身子，發現他正裹著呢斗篷，睡在一張乾燥的歐石南鋪就的床上，柔軟溫暖，香氣氤氳。

一切幻覺都消失了，彷彿那些雕像只是在他夢中從它們的墳墓裡鑽出來的幽靈，在他蘇醒時，它們又逃逸得無影無蹤了。

他向日光射進來的那個點邁出幾步，夢中的全部興奮不安都為現實的寧靜所替代。他發現自己待在岩洞裡，他向出口處走去，穿過拱形的門，看見了藍天碧海。空氣和海水在清晨的陽光下閃閃發光。岸邊，水手們坐著，邊聊邊笑。在海上十步遠處，拋錨的小船悠悠地晃動著。

這時，涼爽的清風輕拂他的額頭，他深深地呼吸了幾口；他諦聽著海浪微弱的拍打聲，那海浪沖向岸邊，在岩石上留下了一圈如同碎銀般的白色的浪花；他不再思考，不再瞻想，任憑自己醉心於大自然萬物中蘊含著的聖潔的嫵媚，當人們走出神奇的夢幻後更是如此。接著，如此安靜、如此純淨、如此偉大的外界生活，漸漸地使他懷疑起睡眠時的夢境是否真實。

了，往事又開始回到他的記憶之中。

他想起了來到島上的情景，想到自己被介紹給一個走私販頭兒，想到金碧輝煌的地下宮殿、豐盛的晚餐和那一匙印度大麻。

不過，面對著光天化日之下的現實，他覺得這些事情至少已過去一年了，但他做的夢在他的思想裡仍栩栩如生，在他的精神上舉足輕重。因此，在他想像裡不時覺得那些夜間給予他無數熱吻的情影中，有一個就坐在水手們中間，或是在穿越岩洞，要不就是在小船上晃悠。不管怎麼說，他的頭腦完全清醒了，身體得到徹底的休息，腦子不再昏昏沉沉，恰恰相反，他整個身心感到輕鬆舒坦，從未像現在這樣快暢地呼吸空氣和吸收陽光。

於是，他高高興興地向水手們走去。

當他們一看見他，都站起來，頭兒朝他走來。

「辛巴德爵爺托付我們向閣下轉達他的敬意，並讓我們向閣下表示他的歉意，他不能向大人告別了，」頭兒對他說道，「然而，他希望當閣下知道是一件十萬火急的事情讓他立即動身去馬拉加的時候，閣下是會原諒他的。」

「是嗎！我親愛的加埃塔諾，」弗朗茲說道，「這麼說，一切都是不折不扣的真事囉，也就是說，真有過這麼一個人在這個島上接待我，把我奉為君王一樣精心款待，並且在我睡著時就走了？」

「都是真事，您瞧，那裡有一艘遊艇，張滿了風帆漸漸遠去；倘若您願意拿起望遠鏡，

您很可能會看見您的東道主在他的船員們中間的。」

加埃塔諾說邊伸手向小船的方向指去，小船正揚帆駛向科西嘉的南端。

弗朗茲拉長望遠鏡，調整焦距，向所指的地方望去。

加埃塔諾沒有說錯。神秘的陌生人站在遊艇的尾部面對著他，像他一樣手中拿著一具望遠鏡；他仍穿著頭天晚上接待他的賓客時穿的那身衣服，正在晃動手帕向他告別哩。

弗朗茲也抽出手帕，像他一樣晃動著，向他表示敬意。

一秒鐘之後，一縷輕煙在船尾冒出來，悠悠揚揚地在船的後面裊裊升起，漸漸地融入了天穹；接著，弗朗茲聽見一聲輕微的炮聲。

「聽哪，您聽見了嗎，」加埃塔諾說道，「他向您道別哪！」

年輕人拿起馬槍，對天上放了一槍，不過，他對這槍聲能否從岸上傳到遊艇上並不抱多大希望。

「閣下有何吩咐？」加埃塔諾問道。

「首先，您給我點燃一支火把。」

「嗯，好的，我明白，」頭兒接口說道，「那是爲了尋找魔宮的入口處吧！只要您高興，我非常樂意效勞，閣下，我這就給您送上您要的火把。我也曾產生過您現在的想法，我異想天開過三、四回，但最終不得不放棄了。喬瓦尼，」他補充說，「點一支火把，把它交給閣下。」

喬瓦尼照辦了。弗朗茲拿起火把，鑽進地道，加埃塔諾跟在後面。

他認出他醒來時睡的那張床，上面鋪的歐石南草還是皺巴巴的，他舉著火把沿著岩洞的外表照來照去，但一無所獲，他除了從煙灰的痕跡上認出有其他人先於他已經勞而無功地試圖探出個究竟以外，什麼也沒發現。

這些岩牆像未來一樣不可捉摸，每一尺牆面他都仔細檢查，絕不放過；他每看見一處裂縫，都要用他的獵刀尖刃插進去探探；每發現一個突起處，都要在上面敲敲打打，希望它是虛掩的，然而，一切都無濟於事，他為搜尋浪費了兩個小時而毫無所獲。

到最後，他不想再尋找了；加埃塔諾得勝了。

當弗朗茲再次回到沙灘上時，遊艇在地平線上只剩下一個小白點，他用望遠鏡看，不過，即使用這工具，他仍什麼也分辨不出來。

加埃塔諾提醒他說，他來是爲了打山羊的，而他早已把此事置之腦後了。於是他提起槍，開始在島上轉悠，觀其神色，與其說是隨興所至，還不如說是在完成一件什麼任務似的。刻把鐘之後，他殺死了一頭山羊，兩隻羊羔。這些山羊雖說是野生的，而且像羚羊一樣輕捷靈敏，但與家畜山羊幾乎沒什麼差異，弗朗茲並不把牠們當成獵物。

再說，他的思想裡縈繞著另外一些想法，而且要強烈得多。從頭天晚上起，他真的成了《一千零一夜》神話故事裡的主人公，他的思緒不由自主地又回到那個岩洞上面。

於是，雖然首次搜索失敗了，但他關照加埃塔諾炙烤一隻小山羊之後，又開始了第二次搜索。這次探訪延續時間稍長，因爲當他返回時，羊羔烤好了，午飯也已準備就緒。

弗朗茲坐在頭天晚上神秘的主人派人邀他去吃晚飯時的那個地方，他遠遠地仍能瞥見小遊艇如同在浪尖上翱翔的海鷗那樣，繼續向著科西嘉的方向行駛。

「您對我說，辛巴德爵爺是去馬拉加，」他對加埃塔諾說道，「可我覺得，他正在徑直向波托韋基奧駛去。」

「您忘記了，」船主接著說道，「在他的一班人中間，我對您說過這會兒有兩個科西嘉強盜？」

「不錯！他要把他倆送到那個島上去嗎？」弗朗茲問道。

「正是。啊！這個人哪，」加埃塔諾大聲說道，「聽人說，他不怕神不怕鬼，他為幫一個可憐的人的忙，能繞道五十海里。」

「不過，這種幫忙會使他與地方當局發生麻煩的，因為他是在他們的轄區內發揚這種博愛精神呀！」弗朗茲說道。

「嗨！」加埃塔諾笑著說道，「當局對他有什麼辦法！他才不在乎他們吶！讓他們去追追看吧。首先，他的遊艇不是一條船，而是一隻小鳥，一艘三桅戰船每走十二海里就會被它甩出三海里；再說他只要上了岸，不就到處都是他的朋友了嗎？」

在所有這一切中間，有一點是最清楚不過的，就是弗朗茲的東道主辛巴德爵爺有幸與地中海沿岸的走私販子和強盜有著良好的關係，這就使他處於一種非常奇特的地位。

對弗朗茲來說，基督山島再沒有什麼可使他流連忘返的了，他已完全喪失了揭開岩洞秘

密的希望，於是便匆匆吃飯，並命令這些水手準備好小船，待他用餐後便動身。

半小時後他已登上了小船。

他向遊艇望了最後一眼，遊艇在波托韋基奧海灣漸漸隱去。

他發出啓航的信號。

正當小船開始起動時，遊艇消失不見了。

頭天夜間的最後的情景也隨之漸漸消隱；於是，對弗朗茲來說，晚餐、辛巴德、印度大麻和雕像，全都融進同一個夢境之中了。

小船航行了一天一夜，次日，當太陽升起時，基督山島也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弗朗茲一上岸，至少暫時忘記了不久前才發生的事情，他在佛羅倫薩了結掉尋歡作樂、訪親拜友等種種事情以後，就一心想要去會見在羅馬等待著他的夥伴。

於是他出發了，星期六傍晚時分，他搭乘郵車到達海關廣場。

我們已經介紹過，房間早已預訂了，只須尋到帕斯特里尼老板的旅館就行了；然而事情並不那麼簡單，因為大街小巷裡已擠滿了人群，每當盛大的節日來臨之前，羅馬的氣氛便已經群情激昂、喧鬧異常了。而在羅馬，一年裡就有四件大事：狂歡節、聖周①、聖體瞻禮和聖彼得②節。

在一年的其他日子裡，整個城市便懨懨無生氣了，介於不死不活之間，如同陽陰兩界的中轉站；這個中轉站是一個崇高、富有詩意和個性的歇腳地；弗朗茲已經去過五、六次了，

每一次，他都覺得那裡比前一次更加美妙，更加浪漫。

他終於穿過人數越聚越多、情緒越來越激動的人群，來到旅館。他才開口打聽，就被回覆道，倫敦旅館已經沒有空房了。每當馬車已有人預訂，或是客房住滿人時，這種無禮的態度在車夫和客店老板之中就司空見慣了。於是他遞上名片，請人轉交給帕斯特里尼老板，並要找阿爾貝·德·莫爾塞夫這個人。這一招奏效了，帕斯特里尼老板親自跑來，連聲道歉說讓閣下久等了，斥責侍者，從正向這位旅客兜生意的導遊手中奪下蠟燭盤，正準備要領他去見德·阿爾貝時，想不到後者已迎了上來。

這個預訂的套房，包括兩間臥室和一間書房。兩間臥室面向大街，對這一點帕斯特里尼老板再三強調，彷彿這一來就給這個套房增添了一個極其寶貴的優點似的。同一層樓的其他房間都已出租給一個很富有的人，此人看上去像是西西里人或是馬耳他人，旅館主人也說不準這位旅客是屬於上述哪一個民族的。

「很不錯，帕斯特里尼老板，」弗朗茲說道，「不過我們今晚需要立即進餐，隨便吃點什麼都行，明天及往後幾天需要一輛敞篷馬車。」

「晚餐嘛，」旅館主人答道，「馬上就辦到，至於馬車……」

- ① 天主教的節日，在復活節前的一週。
② 基督十二使徒之一，六月二十九日是他的節日。

「什麼，至於馬車，」阿爾貝大聲說道，「等等，等等！別開玩笑了，帕斯特里尼老板！我們必須有一輛四輪大馬車。」

「先生，」旅館主人說道，「我將盡一切努力爲您準備一輛。我能說的就這些。」

「我們什麼時候能得到回音？」弗朗茲問道。

「明天上午。」旅館主人答道。

「活見鬼！」阿爾貝大聲說道，「我們可以多付錢，不就是這回事嘛；在特拉克或是阿隆車行，平常每天只要二十五個法郎，星期天和節日是三十到三十五個法郎；我們每天再加上五個法郎的佣金，總共是四十法郎，別再討價還價了吧！」

「我很擔心即使給這些先生雙倍的佣金，他們也沒法搞到馬車。」

「那麼就把馬套在我的馬車上好了，旅途顛簸，車子有些損傷，但並無大礙。」

「馬也找不到。」

阿爾貝望著弗朗茲，像是不理解這句回話的意思似的。

「您不明白，弗朗茲！沒有馬，」他說道，「可是驛車上的馬呢，我們不能租那些馬嗎？」

「兩個星期前就都租出去啦，現在，剩下的幾匹都是業務上絕對少不了的。」

「您看怎麼辦呢？」弗朗茲問道。

「我說，當一件事情超出我的智力範圍時，我的習慣是不再苦苦想著這件事不放，而是去考慮另一件事情。晚餐準備好了嗎，帕斯特里尼老板？」

「準備好了，閣下。」

「那好，先吃飯去吧！」

「那麼四輪敞篷馬車和馬呢？」弗朗茲問道。

「放心吧，親愛的朋友，這些都會不召自來的，只要開高價就行。」

莫爾塞夫認為，只要他錢包鼓鼓的，有價證券足足的，天下任何事也難不倒他，他就是帶著這樣令人讚嘆的哲學觀去吃飯、睡覺，高枕無憂的，他在夢中看見自己坐著一輛六匹馬拉著的豪華馬車去度狂歡節了。

第三十三章 羅馬強盜

翌日，弗朗茲先醒，他剛醒就拉鈴。

小鈴的鈴聲尚在震顫，帕斯特里尼老板就親自來了。

「嗨！」旅館主人沒等弗朗茲問他，便得意地說道，「昨天我沒肯貿然答應你們閣下，可給我料準了；你們著手太晚，在狂歡節的最後三天，羅馬連一輛馬車都找不到了。」

「是啊，」弗朗茲接口說道，「也就是說最最要緊的那幾天囉！」

「什麼事？」阿爾貝走進來問道，「沒有馬車嗎？」

「一點不錯，親愛的朋友，」弗朗茲答道，「您一下猜對了。」

「啊哈！你們的城市名垂千古，這才是一座漂亮的城市哩！」

「換句話說，閣下，」帕斯特里尼老板接著說道，他想讓這兩位遊人對基督教世界的首都保持某種尊嚴，「換句話說，從星期天上午一直到下星期二的晚上沒有馬車；不過，從現在起到星期天上午之前，只要您願意，找五十輛都行。」

「啊！這還像句話，」阿爾貝說道，「今天是星期四，從現在起到星期天，誰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會有一萬到一萬兩千名遊客湧來，」弗朗茲答道，「這些人一來，困難就大大增加。」

「我的朋友，」莫爾塞夫說道，「還是享受眼前吧，別爲未來操心了。」

「至少，」弗朗茲問道，「我們總能租到一個窗口吧？」

「面對什麼地方？」

「面對伏流街，那還用說！」

「噢！一個窗口！」帕斯特里尼老板驚呼道，「不可能，完全不可能！多里亞宮還剩有六層樓的一個窗口，也以每天二十西昆（古代威尼斯金幣）的價格出租給一個俄國親王了。」

兩位年輕人驚呆了，面面相覷。

「呃，親愛的，」弗朗茲對阿爾貝說道，「您知道我們最好幹什麼？就是到威尼斯去過狂歡節；倘若在那裡雇不到馬車，我們至少可以租一條貢多拉（平底狹長的威尼斯輕舟）。」

「哦！絕不！」阿爾貝大聲說道，「我已經拿定了主意在羅馬參觀狂歡節，我一定要在這裡看，哪怕踩高蹺看也行。」

「行啊！」弗朗茲大聲說道，「這是個絕妙的主意，尤其是吹起蠟燭來方便極了；我們可以化裝成滑稽的吸血鬼，或是朗德（法國西南部阿基坦盆地的森林地區。過去曾是一片廣闊的沼澤和荒野）的居民，我們就會取得驚人的成功。」

「兩位閣下想包租一輛馬車一直到星期天爲止嗎？」

「當然啦！」阿爾貝說道，「難道您認爲我們會像法院執達員的文書那樣徒步在羅馬街頭

橫衝直闖嗎？」

「我馬上就遵照兩位閣下的吩咐去加緊辦理，」帕斯特里尼老板說道，「不過我先要說一聲，兩位包租一輛車每天要花六個皮阿斯特。」

「我說，親愛的帕斯特里尼先生，」弗朗茲說道，「我可不是我們的鄰居，那位百萬富翁，我也預先告訴您，我已經是第四次來羅馬了，我知道平時、星期天和節日馬車分別是什麼價格。今天、明天和後天我們總共給您十二個皮阿斯特，這樣，您還能賺不少錢呢！」

「不過，閣下……」帕斯特里尼老板說道，他還想討價還價一番。

「得了，親愛的旅館老板，得了，」弗朗茲說道，「要不我就親自與您的關係人講價錢去了，我也認識他。他是我的老朋友，他這麼些年來已經騙去我不少錢，而且還希望繼續騙下去，所以開價要比我現在給您的低；這樣，您就會損失一筆賺頭，這只能怪您自己了。」

「別費這份心了，閣下，」帕斯特里尼老板的嘴角上帶著意大利投機商認輸時常有的微笑說道，「我盡力而為，並且希望您會滿意。」

「好極啦！這樣才像話吶。」

「你們什麼時候要車子？」

「一小時後。」

「一小時後，車子將候在門口。」

果真，一小時後，馬車已在等待著這兩個年輕人。這是一輛普通的出租馬車，由於情況

特殊，已被抬高身價，儼然被看成一輛豪華四輪馬車。雖說這輛車外觀簡陋，但兩個年輕人倘若能在狂歡節的最後三天找到這麼一輛交通工具，也就夠高興的了。

「閣下！」導遊看見弗朗茲把頭伸向窗口，就大聲喊道，「要把豪華馬車駛近王宮嗎？」雖然弗朗茲對意大利人的言過其實早已習以為常，但他仍本能地朝周圍看了看；但這句話確實是衝著他說的。

弗朗茲就是閣下，豪華馬車就是出租馬車，而王宮就是倫敦旅館。這個民族的全部吹捧天才都在這句話中體現出來了。

弗朗茲和阿爾貝走下樓來。豪華馬車駛近王宮。他們在座位上伸直了腿，導遊跳上後座。「兩位閣下想去哪兒？」

「先去聖彼得大教堂，再去鬥獸場。」阿爾貝以正宗巴黎人的口氣說道。

然而阿爾貝不明白一件事：那就是光看看聖彼得大教堂就需要一天時間，研究它就需要一個月，因此，一天時間僅夠看看這座教堂而已。

這兩位朋友突然覺得日頭西沈了。

弗朗茲掏出懷錶，已經四點半了。

於是他們立即往回旅館的路上走。到了門口，弗朗茲吩咐車夫八點鐘要用車。他想讓阿爾貝觀賞一下月光下的鬥獸場，就如大白天讓他參觀聖彼得大教堂一樣。當一個人帶著他的朋友去遊覽他已觀光過的城市時，這份殷勤勁兒真不亞於介紹一個曾經是他情人的女人。

因此，弗朗茲給車夫指出了一條行走路線，馬車將從波波洛門出發，沿著外城牆走，再從聖喬瓦尼門進入；這樣，他們就不顯得是專程去參觀鬥獸場，而卡皮托利山丘①、古羅馬廣場②、塞普蒂姆·塞凡爾凱旋門③、安東尼烏斯和福斯蒂納神廟④以及聖山⑤也就不會做爲一個個路過的景點而最終使鬥獸場黯然失色了。

他們開始進餐。帕斯特里尼老板會答應爲他的客人們準備一頓豐盛的晚宴；其實他只是給他倆吃了一頓僅僅說得過去的晚飯，對此也沒什麼可說了。

晚餐結束時，他親自走了進來，弗朗茲起初以爲他來是爲了聽恭維話的，就準備說上幾句，但還沒說幾句，老板便打斷了他的話。

「閣下，」他說道，「我得到您的贊許十分榮幸，但我不是爲此上來找你們的……」

「是不是來告訴我們您找到一輛馬車了？」阿爾貝點燃了一支雪茄問道。

「那就更不是了，閣下，您最好別再想車子啦，並請趁早拿定主意。在羅馬，事情要嘛辦得到，要嘛辦不到。當別人對您說辦不到時，那麼就完了。」

① 這是羅馬七大山丘之一，朱庇特神殿在這個山丘上。

② 古羅馬城市舉行集會均在此。

③ 古羅馬皇帝塞普蒂姆·塞凡爾（一四六—二一一）戰勝帕爾希人後所建的一座城門。

④ 爲古羅馬皇帝安東尼烏斯（八六—一六一）及其後福斯蒂納所建造的神廟。

⑤ 羅馬近郊的一座山，公元前四九三年，羅馬平民爲逃避暴虐統治，曾躲在此山中。